



谢友鄞

大山藏不住

5

大山搬不住

作者：谢友鄣

责任编辑：潘宪立

责任校对：马云燕 祁斌

装帧设计：王效宓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3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40千

印张：8.375 插页：6

版次：1989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68-3/I·267

定价：3.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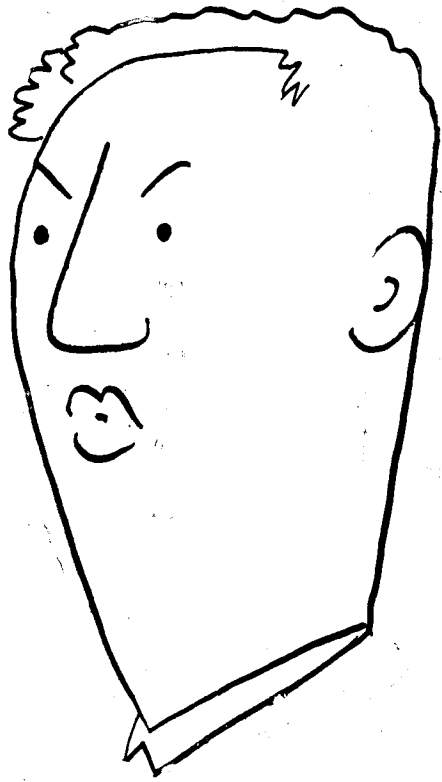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谢友鄞漫画像

顾莲塘 作

小 传

谢友鄞，籍隶湖南长沙，生于浙江鄞县，成长于辽西。正儿八经地写小说，是近四年的勾当。此前当矿工，一身黑污污鬼也似钻出井口后，跳进热气蒸腾白雾翻滚的大浴池里，在伙计们的狎声昵语中痛快地泡一顿后，骑自行车，飞驰回家爬格子，仿佛中了邪。

一九八四年赴辽宁文学院学习，毕业后调入阜新市文化局工作。其中《窑谷》获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上海文学》第三届特别荣誉奖；《马嘶》《秋诉》获《小说选刊》一九八七年优秀作品奖。一九八八年被授予“辽宁优秀青年作家”称号。部分作品以英、法、世界语三种文字译介到海外。

关于写小说，赞赏契诃夫这句话：“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

序

金 河

在陶瓷行当中，窑变很有趣。

涂在陶瓷坯子上的颜色釉并没有斑斓的色彩，是一种或白或灰或不灰不白或暗红的浆液，灰土土的，不起眼。可是，放在窑里焙烧之后，奇迹就出现了——灰土土的釉液变成了鲜亮的釉面，晶莹润泽，灿烂斑驳，赤橙黄绿青蓝紫，大汇聚，大交融，其多姿多彩的绚丽程度真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这就叫窑变。

原来釉液中含有不同的金属呈色剂，烧制时釉液熔化，各种呈色剂自然流动，彼此浸润，又相互作用，于是就出现了人工难以绘制的精美色彩。使用同一种釉液，在相同的烧制条件下，花纹色彩自然大体相同。但细看，彼此都有明显的差异。不管你是多么天才的陶瓷彩釉大师，也不管你烧制多少，要烧出两件釉面完全相同的器物来是不可能

的。釉液和烧窑都是无生命的。不过，这两者组合在一起，就有丰富多彩的创造。其中的玄机奥妙、变幻多端，也许不亚于生物界。

一九八六年底，我身体碰上点磨难，正住医院。在病床上读到了谢友鄞的短篇小说《窑变》。我惊喜异常，觉得沉闷的病房里敞亮了，一湾河水在阳光下银波闪烁，柳枝上飘悠着艳丽的衣裳，清凌凌的河水里有冰晶玉润般的少女在畅游，耳边响着吱吱的柳哨声和大公鹅高傲而欢快的呼喊：“嘎——嘎——！”我沉醉在辽西故乡的美好回忆里。乡情，是世界上最迷人的感情之一。

我觉得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想了想，是谢友鄞变了，变得面目一新，当刮目相待了；变得聪明乖巧，才气横溢，当令人惊叹了。说实话，如果不是“谢友鄞”三个字赫然印在那里，我真不大相信是出自他的手笔。在兴奋的骚动中，我当即在床头柜上给谢友鄞写了一封信，作为朋友和同行，祝贺他在自己创作中发生了一次奇妙的“窑变”，或者叫突破，飞跃，升华，顿悟，觉醒……不管叫什么，反正一个意思：完成了一次自我否定，今天的谢友鄞已经不是昔日的谢友鄞了。

谢友鄞，我们从七十年代就相识，都是业余作者，文学路上的流浪汉。不同的是他顶个“小”字，人们叫他“小谢”。那时他在阜新矿务局的新邱煤矿

当井下工人。井下工人，在人们的模式化心象中是大块头，好身架，走路噔噔响，粗声大嗓黑眼窝。因为他们同风钻、雷管、炸药、岩石和大铁锹打交道。他不是。个头本来就瘦小，还又带点拱肩驼背。说话沙沙的，喉头总像有个异物，堵得慌，不清亮。当地人的说法不太雅观，但也不必避讳——公鸭嗓。一双眼睛却格外明亮，滴溜溜转。这是聪明睿智的窗口，也是他最漂亮最引人注目的所在。尽管有此天资，但人们仍不免认为，他到井下去做矿工实在是不大高明的选择。用户倘若看到我们的矿工这样瘦小单薄，可能会不忍心烧煤的。

可是，这瘦小单薄的躯体却像一块优质煤，蕴蓄了巨大的能量。水火瓦斯领教过，冒顶坍塌见识过，一个班下来，爬上井口，鬼似的一身煤黑，能量似乎耗尽了。但是，到漂着煤灰的大浴池里泡上一顿，能源似乎又补充上了，灵魂还阳了，跑回家里去爬格子。没办法，文学病常常是终身病。他就好这口。到一九八四年进辽宁文学院学习时，谢友鄞已经在全国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三四十个中短篇，登记表上有一个长长的作品帐单，同学们都叫他“老谢”了。其实他还没资格称“老”，才三十三四岁，只是比他更年轻的同窗感到他老一点，至少文学创作的资格老，比一般学员起步早。还有，他老诚持重，有含蓄豁达之风。但是，论当时所表现出来的创作实绩，谢友鄞还不是引人注目的风流人

物。

严苛点说，谢友鄞一九八五年以前的作品缺乏自己的个性。人们能看到他在文学道路上艰难举步，也有显而易见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感到，他始终没有走出自己多年形成的创作定势。细心的读者会看到，作者的思维是线型的，低维的，情节在封闭的因果关系中展开，并围绕着明白而单一的功利目标——善恶判断。只是有的善与恶是开宗明义就摆在读者面前，有的是剥离去丑陋、龌龊的外形，驱开使人误解的迷雾，才使人的可贵的善性展示出来。有的还没有走出政策宣传和好人好事的窠臼。语言不惟过于平实，尚嫌矫揉，读来疙疙瘩瘩。这些，也许表现着作者对文学理解上的偏颇。选录少数此类作品，倒不是表明作者敝帚自珍，只是希望用它们描绘出作者创作中的完整轨迹。

今年春节，我到一位文学圈子外的朋友家去做客。朋友的儿子高中毕业，当了工人，不过喜欢读小说，而且是很不客气的小小说评论家。他巴掌一挥，把不少名家的作品贬得令人脸红心跳出虚汗。但他欣赏谢友鄞：“有一个谢友谨……这人的东西还有滋味。”

我告诉他，“鄞”，读作银，仅见于地名，浙江省就有个鄞县。谢友鄞生在鄞县，以地作名，可能是有意表现对故土的情思吧。不过，他是吃辽西的

小米、高粱和苞米糝子长大的，也许还带了点草原吹来的羊膻味儿，完全东北化了。

读错作家名字略有点难为情，但迟疑一下，他马上说出了《马嘶》、《秋诉》、《一夜》和刚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串亲》，以此说明他并不是瞎懵。

我相信了。

读者地域不同，层面各异，一人之言，不足为据。近二三年，辽宁的一大批青年作家创作上都有长足进展，八仙过海，群星灿然。就是请作家、评论家来历数风流，也大都首推谢友鄞。一九八七年首届辽宁优秀青年作家奖为谢友鄞一人独得也是“良有以也”。

谢友鄞创作上的重大突破是哪些因素决定的？我说不清。有的说他勤奋，锲而不舍，百折不挠，有如北方的“小磨香油”：比不得大工业生产的速度和产量，手握磨把，磨过来，研过去，产量很小，但油质纯净，油味纯正，是香油中的极品，是大机器生产的香油无法比的。也有的说，正在别人为新潮和形式苦心孤诣、疲于奔命的时候，谢友鄞闷着头读了许多书，知识结构、审美情趣和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也有的说，在文学院学习期间经过相互交流和经常性的研讨，他获得的信息量增加了。还有的说，谢友鄞突破根基是生活。他一直把生活的价值摆在较高的位置上，一辆破自行车载着他走遍了阜新的乡乡村村。在令人眼花缭乱、纷繁

复杂的生活万花筒中，他找到了最适合他文学个性的生活矿床或敏感领域。等等。作为变化的原因，这些见解可能都有道理。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解开谢友鄞创作突变的机制。文学创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各个环节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其变化机制很难用三条五条来解释。我以为这种变化也很像窑变。如果说肯定能找出个中奥妙来，那是理论家们的事情。不过我可以断定，用任何精确的语词来描述它都不会取得成功。

我能肯定的是谢友鄞的《马嘶》、《秋诉》、《一夜》、《串亲》确实是目前中国的优秀小说。《小说选刊》在选载《马嘶》、《秋诉》时的编后里，称赞它们是“真正如诗的小说”。

同谢友鄞以前的作品比，近一二年的作品发生了再造性的巨变。

作者不再对生活作简单的善恶判定，对生活的思索是多维的，不再以简单的功利主义的褒贬为目标，而以尊重人性、促进人际之间的了解、理解、和谐、友爱为宗旨。情节和结构是开放式的，彻底抛弃了围绕主题严格剪裁那套刻板程式，如信步庭园，没有规定的线路，没有鉴定、评论任务的压力，随兴看来。有趣的多看，没趣的少看或不看。多看，看个够；少看，一扫而过。但在多看与少看中把欣赏者的心态和情趣表现得淋漓尽致。《马嘶》中开头

用上千字描述一对新婚夫妇起床前的各自想象。按传统小说章法看，纯属“闲笔”，与主题无关，可以统删刈。果真这样，就使《马嘶》遭到极大破坏。《马嘶》不是要告诉人什么“主题”，而是要把人引入一个青年农民的家庭，这里温馨、狎昵、幸福，但生活的鞭子也把人赶得忙忙碌碌。它可能不是人生的伊甸园，但却迸射着诱人的光彩。对文学功能的不同理解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兴奋点，产生了不同的结构和选材。

近于肉感的激情和文雅的叙述，粗犷的外形和细腻的心理，绚丽的色彩和素朴的文字，大跳大跃的结构和密针密线的铺陈，生活的清苦、艰辛与感情的充实、火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猜忌与友爱，人对传统道德和社会舆论的服从与人性的自然要求，对现实的接受与打破现实的冲动……种种相互矛盾的情感、心理、手法、风格都被作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小说语言一改往日近于呆板的平实，增添了色彩、形象和立体感。作者独具匠心地对辽西方言进行了某些改造和吸收，创造出一些非东非西，非南非北，非俗非雅，非精确也非模糊的语词。这些语词不但鲜活，而且坚挺、峭拔，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张力，总从字行里往外跳，让你不能不注意它，不能不细心品味它，最后使你承认它：此地非它莫属。

各种矛盾体的结合使用和独具特色的叙述语

言，谢友鄩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迷人的审美意境。这个境界没有精确稳定的边缘，没有固定僵硬的框架，人物是类似的，省略了一切可省略的部分，只留下撩人眼目的某些特征。这是一种既具体又模糊、既高远又切近、既纯净又异彩纷呈、既抽象又活泼可见可感的审美境界。人物、景观、情绪呈现出亦此亦彼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弹性，过渡性。但它却把人导向一个清晰的美的境界。我们不能说只有这种小说才是王牌小说，不能说只有这类文学才是最优秀文学，但它无疑是一种美的创造，并使自己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也不同于那些令人不知所云的假现代主义作品。

通读谢友鄩的小说集，也感到了他的某些弱点。每当他的笔触伸向他熟悉的辽西，尤其是辽西的农村山区，谢友鄩淋漓酣畅，颀笑生光，能充分显示他的艺术才华。他也曾试图把笔伸向城市，伸向政治生活领域，伸向知识层，并种了几块实验田。但这些作品同前者比显然相形见绌。尽管有时他揉进去大量的专门知识和最新的边缘学问，也无法补救整个作品的浅白。小说创作日趋全景化，我们不能要求谢友鄩永远戍守辽西。开阔视野仍然是谢友鄩的紧迫课题。前面我们热烈推崇的那几个短篇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上也有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把它们放到作者的创作整体中来看，我们就更有理由希望作者在开阔生活领域的同时，还应

进一步向生活的深层开掘。不仅把生活中的美掬献给读者去享受，也把生活的复杂性揭示给读者，诱导读者去领略人生和哲学之光。这种揭示不应该破坏作者已有的诗的境界，而应该使自己走上一个更高层次。谢友鄞完全具备这种潜能。

我们盼着。

1988年3月5日

目 录

序……金 河	1
串 亲	1
马 嘶	24
秋 诉	34
一 夜	45
窑 变	55
大山藏不住	78
王老疙瘩输驴	98
水 变	111
折 光	133
艺术狂人	141
满山都是情	155
窑 谷	172
滋 味	199

串 亲

都说玉环换了个人似的，刹下心过日子了。瞧她做姑娘那会儿，没把全村的人拿把坏，把人治苦了。这一带乡下姑娘，大多是圆脸，玉环像城里姐儿似的，生了副瓜子脸，一对丹凤眼，天生透出刁俏劲。这二、三年，经过男人细心滋润，她心性静下来，人儿水灵灵，常低眉顺眼的，又密又长的眼睫毛复下颤颤的脸影，竟露出一股让人心尖疼的温柔气了。

连小村庄都出奇的静。

一二百人家散漫在山坡山脚下，一二百根炊烟错落有致地袅袅升起。倚山造房，整个小村庄是倾斜的，村道是倾斜的，村前明亮亮的河水无声无

息地绕村流过去。

玉环独自在院心里忙活。扒着她家半人高的墙头朝里望，院套宽敞豁亮，三大间石心砖套新房。房顶上铺满黄豆棵子，暴晒着，不时响起嚓嚓的炸豆声。一挂挂金黄的杂交苞米，一串串火红的山地辣椒，贴着粉白的墙壁，从檐椽上垂挂下来。

小毛驴罩住蒙眼，拉着碾子，一圈儿一圈儿地转。玉环往碾盘心里一瓢一瓢地喂着珍珠似的谷米。有红似白的脸，被一连几个暴秋日晒得微黑透亮。身后背着的孩子，会爬了，哧溜溜的会爬下炕。她用兜带从腋下绕到胸前，在腰间挽了只花扣，结结实实系住了，勒得她鼻尖上沁出晶莹细密的汗粒，显得脖子更长，真美。孩子把小手从娘的肩上探过去，摸进敞开的衣领里，抓住了隐隐约约殷红的奶头。白浆浆的谷面从碾盘缝里溢出来，一碾盘谷粉的馨香。荆生上山割荆条，一干一大天。若是给他拿玉米面饼子，到了晌午会变硬、回生。若带黏饽饽，耐饥，可大热的天，烧心。自家石碾压谷面，没那股机油味，掺上点黄豆面，贴成大饼子，甜乎，暄软，喷香。她想起男人吃不够的狼虎相，咧开嘴角笑了。

那还是刚刚过去两年多的事。就在这个院子里，荆生按下自己的手指印后，做媒链人的村长把串亲簿子一抽，搁到鼻子底下噗噗吹了吹，啪地合上，说：“成了。你自个去走动吧。”